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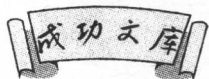


成功文库

主编 欧阳开程 飞 匡光凯

创业先驱的征程

远方出版社



创业先驱的征程

主 编 欧阳开 程 飞 匡光凯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阿荣

封面设计:朱志辉

成功文库
创业先驱的征程

主 编	欧阳开 程 飞 匡光凯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400 千
印 张	620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3-7/G·3
总 定 价	1550.00 元(共 6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成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他们历经风雨,踏过坎坷,虔诚地向那个方向进发。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越挫越勇,直至登上成功的顶峰;而有的人却会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很多失意的人将别人的成功归功于运气和机遇,但机遇向来只垂青有准备的人。而成功人士更会告诉你:要想获得成功,首先,信念——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当你建立了这种信念,你将拥有排除万难的激情和动力,同时也就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其次要学习成功学,研究成功学,应用成功学理论,获取成功方法,成功技巧,并学会认识自己的优点、缺点,开发自身潜能,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我;最后要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应用成功学的方法、技巧,坚持不懈的

努力,你终将走向……

成功固然可以带给人财富,但财富却不是成功的全部。坚毅的品质,乐观的心态,爱心的奉献,财富的积累等等各方面的综合,塑造了成功的品牌,这种品牌会给你丰厚的财富,体面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将赋予你更多回报社会的责任。

因此,我们特为时刻梦想着成功的读者编辑了此套成功文库丛书,以期能让读者从中借鉴到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技巧,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赢取人生的辉煌。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编 者

2006年2月

目 录

松下幸之助

第一章	创业前史	(3)
第二章	创业朝代	(45)
第三章	伸展时代	(110)
第四章	全力以赴	(150)
第五章	大战前后	(197)
第六章	飞跃的朝代	(225)

铁路大王斯坦福

第一章	伟大的构想无尽的美梦	(253)
第二章	追逐权利的野心	(286)
第三章	大无畏的挑战	(320)
第四章	斗志与物欲之争	(353)

松下幸之助



第一章 创业前史

1. 我的少年时代

诞生

从和歌山市,沿着关西县东行,约8公里有个村庄,地址是日本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千旦之木,是我的出生地。千旦之木是一棵树龄高达800年的老松树,“松下”这个姓就是这样来的。

我的家世不算显赫,只是籍籍无名的农家,不过源远流长,收在佛桌抽屉里的家谱,从18世纪至今,连续记载着40多位族人的名讳。

我出生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家里有双亲和兄弟姐妹8人,在千旦之木,算个小地主。父亲名正楠,曾担任村民代表的职务。大哥在当时和歌山县唯一的中学念书,是一件体面的事。父亲很少耕作。他多半是出席村议会或参与村公所的事务。



我是8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在三兄弟中最得宠。现在我还模糊记得，小时候常由奶妈背着到溪流中捉小鱼，跟奶妈做游戏。黄昏时候，听奶妈唱摇篮曲，边打盹边走过田畦的小路回家。幼年时代，可以说过得平凡而幸福。有一天，我家突遭天灾，转眼间，房子和财物被风吹得无影无踪，全家顿时陷入绝境。

那时，甲午战争结束，日本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经济进步，企业热潮也浸润到和歌山，故乡设立了米谷交易所，投机买卖的风气很盛。父亲虽然是农夫，可是他是小地主，平常不大做农事，再加上他有进取的性格，一心想赶新事业，所以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批评父亲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一向认为，像这种非生产性的事业不可能顺利成功。结果在短期内，父亲就把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子，都赔光了。我们一家离开住惯了的千旦之木，搬到和歌山市，把剩下的家产变卖做资本，在和歌山闹区和本町一段开了一家木展店，还是父亲的朋友帮了大忙才开成的。大哥念到中学四年级，就退学回来做店员，帮父亲做生意。

那时候我才四岁，对家庭变故一点都不关心，每天在母亲膝下游戏。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好像伪造银币很多。每次收到客人的五毛钱，父母都要打响听听它的声音，以辨真假。

任何时代都有这种事。一如石川五右卫门所说：“沙滩的细沙和盗贼的种，是不会根绝的。”这真是千古名言啊！人性的某些弱点是永远根除不尽的。

木展店并没有维持很久，大约两年多就关门了。家庭



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父亲为了维持家计，每天都在奔波。那种辛苦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模糊地记得。

真是祸不单行。我入小学那一年，大哥经人介绍，到创立不久的和歌山纺织工厂当事务员，有一天受凉感冒病倒了，仅过三个多月，就去世了。紧接着在同一年，二哥和大姐也病死了。现在想起来，一定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之类的传染病。

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家，再遭遇这些不幸，父母在精神和财务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我现在想起当时母亲那种喃喃抱怨和疲惫不堪的神态，仍会感到心痛。

虽然如此，母亲在那样的境遇下，仍然很疼爱我这个老么。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怀念，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大概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常常想，只要他们之中能有一位现在仍活着，那就好了；可是双亲都不在，这一点，一直使我遗憾，俗语说：“子欲养而亲不在”，真是说得好。年轻的时候，对父母的慈爱并没有心怀感激之情，反而处处拂逆，等到亲人不在之后，才体会到亲情的伟大，后悔为什么不早尽些孝道，已经太晚了。

当此之际，父亲焦急地尝试做各种工作，少年的我，却一直过着天真的小学生生活。

我读二年级那一年（1902年），父亲对未来可能有了新指望，只身前往大阪，在创立不久的私立大阪盲哑院找到了工作，在那儿照顾盲哑生并处理行政事务。以后，我和母亲、姐姐就依靠父亲每月寄来的少许生活费，过着清苦却平安的生活。我继续升上三年级、四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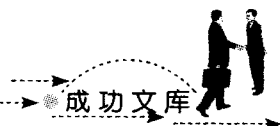
当时,我是个很害羞的小孩。学校每有庆祝活动,大部分学生都会穿小仓的男裙子。母亲没钱买,就拿大人穿过有丝绢的男裙子给我穿。我觉得很难为情,所以每遇到重要节日,都哭叫着不肯穿,使母亲为难。

我读的小学是“雄寻常小学校”。当时,我的级任村上老师,是一位非常亲切的好老师。我常到老师家玩,在那儿学会了将棋(日本棋)。常常和两三个朋友下棋,每次下赢了,老师就夸奖我,这使我更得意地留在老师家玩上一整天。老师的家相当宽敞,常常有橘子或其他一些自己种的水果可吃,是小孩子玩耍最快乐的地方。

就在小学四年级的秋天,一直到11月都还平安无事。11月中旬,父亲写信回家说,“幸之助已经读四年级,还有两年就毕业了。可是,在大阪的八幡筋,我有一位密友名叫宫田,开一家火盆店,正需要学徒。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叫幸之助赶快来。”

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并不很清楚,我好像没有反对。11月下旬,我记得是23日,终于被母亲送到纪之川火车站。母亲拜托往大阪去的旅客说:“小孩要去大阪,到了大阪有人会来接,一路上请多多照顾。”这时候的我,真是百感交集,要与母亲离别的寂寞感觉、对没有去过的大阪的憧憬、母亲流着眼泪交代我的话、第一次坐火车的欢喜等等,全涌上心头。那时的情景,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想起母亲孤单的身影,现在还会心疼。

就这样,9岁(一般传记或年表误算为11岁)那年的秋天,我终于向商都大阪出发了。这一年,日俄战争开战,我



一路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做些平凡的幻想。大阪到了，父亲已在那儿等着，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当时的难波车站，当然没有今天的南海高岛屋那样的建筑物，只不过像现在小都市的普通车站罢了。使我觉得新鲜的是，路边排着很多人力车——那时当然不可能有电车。

火盆店学徒

就这样，我从火盆店开始我的学徒生涯。这家火盆店是自制自销的店铺，我们都叫店主为老大。老大和两三个职员造好东西，摆在店面销售，有时也到顾客家去销售。

我的名份是学徒兼看小孩。在家过惯了苦日子，所以帮大人打打杂并不感到辛苦，可是心里的寂寞却使我受不了。晚上打烊就寝后就会想起母亲，哭个不停。最初的四五天都是如此，呆久了以后，偶尔想起来还是会哭。其实，我也是比较爱哭的孩子。

我在火盆店里的工作，除了看小孩之外，有空要擦亮火盆。上等货和下等货，擦亮的方法不同。先用砂纸擦，然后用木贼（草名，晒干之后可用来擦亮东西）打光。好的火盆，光是用木贼擦，就得花上一天工夫。我本来柔细的手，很快就破了，也红肿起来，一个月下来，早上使用抹布的时候，水会浸入皮肤干裂处，很痛。

学徒的薪水是初一和十五各发一次，每次五分钱，我在家里从来没有领过那么大笔的钱，所以非常高兴。可是有一回，我犯了一次过失，把五分钱里的一分钱用掉了——那



时发生的每件事,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当时有一种铁陀螺现在大都市很少见到,可以甩在盆子里打转,是流行的一种游戏,我很喜欢玩。那一天我背着老大的小孩,跟邻居孩子玩起铁陀螺。为了把铁陀螺甩入盆里,我一时用力过猛,竟把背上的婴儿甩翻下去,只把孩子的脚抓在手里,婴儿的头跌在地上,我那时才九岁,个子太矮了。孩子头上立刻突起一个包包,哇哇哭起来,声音很大,身子又翻了过去,周围的孩子都吓坏了。我更是吓得脸色变青,把铁陀螺丢掉,赶紧抱起孩子来哄,可是婴儿怎么也不肯停止哭,我想,抱回家一定会被骂死,不敢回去,小孩又哭个不停,真使我手足无措,下意识地跑进饼店买了一个馅馒头给他吃。说也奇怪,一看到馒头,大概是摔得不重吧,婴儿不哭了,他一边抽噎一边吃起来,我才松了一口气。那是一家高级地区的高级饼店,馒头的价钱是每个一分钱,一下就把我三天的薪水花掉了。回家以后,我把事情老实说出来,很意外地没挨骂。他们都笑着说:“你这小鬼倒很阔气啊!”

这样的学徒生活持续到次年的2月。日俄战争连连告捷,每天报道胜利消息的号外,在街道上散发,到处充满着热闹和活跃的气息。

现在想起来,这3个月的期间,对我有很多好处,但是我的老板和老板娘,对晚上会哭,甚至会尿床的我,一定感到很头痛吧,实在很抱歉。2月间,老板认定,与其自制自销,不如专职一项的好,所以把店关了,迁注别处去。老板



有个叫五代音吉的朋友，要在船场附近，开一家当时开始流行的脚踏车店，就把我介绍到五代先生那儿去当学徒。

这位五代先生，是五代五兵卫的弟弟，而五代五兵卫是大阪市立盲哑学校的前身，私立大阪盲哑院的创办人。我父亲早就在盲哑院工作，彼此认识。说起这位五兵卫先生，真是一位立志做大事的伟人。他16岁时，双目突然失明，由于是长子，必须抚养母亲及众多的弟妹，于是去学做按摩师，一下子就学会了。人的决心可畏，他果真克服万难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尽管有人养活，众弟妹仍是很早自立，像我的主人音吉先生，8岁就去盆栽园做学徒。而五兵卫先生继续奋斗，进一步做了土地经纪人。后来做得顺利，就不再兼按摩业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为房子估价的本事：只要走进一幢房子，他就能正确地判断那个房子的新旧程度和价值。所以顾客们都说，只要请五代先生看一看，做介绍人，准错不了。他愈来愈成功，终于以自己私人的财力，创立了大阪第一所盲哑学校，济助与自己同样命运的盲人和哑巴，达成他多年来的心愿。由于他做了好榜样，弟妹们都各自奋斗，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成就。

脚踏车店当学徒

我从2月起，到脚踏车店当学徒。

既然要做脚踏车店学徒，就得先学会骑脚踏车。我从第一天便开始学。但10岁的孩子个子矮，要正规地骑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小孩专用的车子，我不得不用大人车来练习。小孩子骑车，是把左脚从横梁下方伸到右边脚踏板，



以弯腰半蹲的姿势骑，实在难看死了。再说，维持半蹲的姿势也很累人，马路上人很多，练车要到巷子里去。我每天晚上勤加练习，一个星期之后，终于学会了。虽然是歪歪斜斜的骑法，当我学会的时候，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当时脚踏车在一般人眼里是稀罕的东西，不像今天价格大众化，当时买一辆，要花 100 元到 150 元（日币），这个价钱，有产阶级的哥儿才买得起。大部分的脚踏车都是美国制和英国制的。1908 年东京三越百货大楼兴建完成时，派年轻店员骑上脚踏车满街兜风送货，曾经轰动一时。如今，脚踏车已经变得和木屐一般，全国到处都有，不但是清一色的国产品，甚至向国外输出，这是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在脚踏车店当学徒的工作是：早晚打扫、擦桌椅、整理陈列的商品，这些事每天至少要做一次。然后是见习修理脚踏车，或做助手。修理脚踏车的工作有一点点像小铁匠，店里也有车床和其他设备，所以我也学会了使用这些机器。

我从小就喜欢这类铁匠的工作。做起来不但不觉得讨厌，反而感到有趣，每天过得很愉快。

当时转动车床并不用电，都叫工人用手转，这对我来说很难。最初十几二十分钟还可以支撑，到了三四十分钟，手就累了，没力气再转，这时前辈工人就会用小铁锤敲一下我的头。

乍听起来好像很粗暴，可是当时的工人都是这样的。做学徒都得经过这样“打成器”，才能毕业。你不服气，或提出抗议都没用。如果有人真的提出抗议，那才会惹上麻烦。作法虽然不合理，在粗鲁中却也有温暖的人情味，这一点也



是我所怀念的。

我一边当铁匠学徒，一边也兼跑腿，到顾客家去，或到主人亲戚家去办事。这时候，老板娘会亲切仔细地教我怎样说话，怎样向对方道谢才有礼貌。一年的时间，好像做梦似地过去了。主人的店愈来愈兴隆，店员也增加到四五人。我虽然个子小，却已经是老店员之一，可以向新进店员逞威风了。

这时候，脚踏车竞赛开始兴盛。总经销为了促销，一面培养选手，一面组织后援团体到各地举行竞赛，当时的大阪新报社，也为竞赛出了不少力，其热烈程度有点像现在的棒球比赛。主人家的“五代商会”，自从有了自己的品牌（国王牌和其他两三个牌子），常有选手到店里走动，由于这个缘故，我也想做选手，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起来，跑到当时设在住吉的竞赛场，骑着比赛用的脚踏车练习。集合在场上的选手，每天上午都有三四十人以上，所以有人在竞赛场开了一家小茶店。

我虽然每天早上勤练，可是进步有限，大概是没有天分吧。不过，我去各地参加竞赛，也有好几次得第一。有一回，到淡路坂屋的竞赛会出赛，果然又得第一，被观众夸奖说：“这小鬼好厉害啊！”还有一次，当我快接近终点时，前轮撞到前车的后轮，车子翻倒，不省人事。那次折断了左锁骨，到伊吹堂接骨场去治了一个半月才好。主人叫我不再参加竞赛，我自己也害怕了，以后就不再练习，也不再出赛。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和一般年轻人一样，是蛮有活力与冲劲的。